



蘇州府學志卷第十二

郡人吏部郎王穀祥修

古今詩

宋詩十首

蘇學十題

朱長文

泮池

怪石鋪幽麓芳塘倚茂林冷光開玉鏡清影滌人心
芹藻無傷性龜魚各就深泉源應不涸何必傳巖霖

玲瓏石

巨浪洗蒼玉一峯飛我前鑿開混沌竅窺見滄浪天
洞敞延華月巖虛生翠烟幽軒相對久古意日翛然

百幹黃楊

寶幹多材美孤根一氣同春餘花淡薄雪裏葉青葱蕃衍非人力堅剛稟化工寸枝裁玉軫可助舜南風

公堂槐

五紀栽培後三春長育中靈根蟠故國密葉蔭儒宮患與般斤遠歌宜魯藻同先儒垂意遠期此出三公

辛夷

楚客曾流詠吳都獨擅奇風霆存老幹桃李避芳時名入文房一名木筆功資妙手醫紫微顏色好先占鳳凰池

石楠

昔年曾翫賞移自碧山遥古幹磨文石寒枝熨翠綃雖殊槩梓用終免雪霜凋來者宜珍護毋令困採樵

多幹栢

古栢列重門連枝若弟昆參天分直幹得地共靈根月照龍蛇影風摧鐵石痕鸞凰期可宿香葉向春繁

並秀檜

盤根幾百齡合幹倚冥冥偃蹇雙虬聳聯翩兩蓋青紫鱗霜外躍紺葉雨餘馨左紐憑仙宇何如拱泮亭

新杉

弱植還生意凌冬見後彫尚低霑雨露更長拂雲霄庭月搖踈

影檐風舞細條他年逢匠石寶構壯天朝

泮山

山形拱泮宮林壑意無窮自得千巖秀無虧九仞功光延東嶺
月清轉碧潭風官冷真相稱婆娑一釣翁

國朝詩二十四首

追和朱樂園蘇學十題

樂園朱長文號

吳寬

泮山

半形循學舍一水轉松林盛矣來多士依然廣德心跨橋方覺
濶垂釣不知深此地名龍腦揚波願作霖

玲瓏石

竒特非常品來從建學前又爲錢氏物中有洞庭天輕比濱浮
磬溫湏玉出烟菱谿何足記想見狀頑然

百幹黃楊

巖凝霜雪後蕃衍弟兄同帖莫題青李刀難斷寸葱厄多逢歲
閏材短謝良工桃李紛如許終看立下風

公堂槐

密葉連階上孤根寄學中名揚蘇子記陰覆魯侯宮旣久今何
在惟喬自不同曾沾時雨化多幸遇朱公

辛夷

莊周稱散木形狀獨離竒名在誰多識花開每及時鳥窺無可

食虫蝕也須醫作筆應全誤紛紛落研池

石楠

泮水根常漑臨池路不遙顧瞻依曲檻愛護障輕綃別種為交讓終年亦後凋有材非爨用斤斧免山樵

多幹栢

新甫傳遺種吳門見後昆碧霄多直幹黃壤本同根霜雪持高節莓苔接古痕三千非椹木十畝自陰繁

並秀檜

講堂前並立霜雪傲玄冥此樹今猶在常年不改青雨來添秀色風動散微聲科弟能相繼題名下有亭

新杉

生為松柏類不逐歲寒彫弱質蒙春雨高情薄紫霄諸生靈贖馥巧匠待長條此日材當大物栽自宋朝

泮山

少小游歌地升堂未未窮移山元費力覆甃竟成功狹徑埋芳草孤亭納暑風登高誇壯麗興學念文翁

蘇自宋有學景祐初范文正公來典鄉郡延安定胡先生為師繼之者為樂圃朱先生公既名臣二先生又皆良師一時人才造就遂盛於天下學故吳越錢氏南園也規制宏壯遠去市井山水之勝嘉樹奇石錯植其間宛然林壑

也舊有十題曰泮池玲瓏石百幹黃楊公堂槐辛夷石楠
龍頭檜蘸水檜鼎足松雙桐至樂圃掌教時已亡其四先
生乃益以多幹栢並秀檜新杉泮山而十題復完今去當
時已數百年獨泮池泮山尚在而講堂前二檜疑即並秀
若竒石固有不知其孰爲玲瓏也寬爲童子時入學固不
知十題之名獨見

國朝士大夫訖學中諸景石刻然皆非十題之舊矣比寬自
在都再入翰林專掌

誥敕暇日得閱秘書而樂圃集在焉見十題之作而先生自
序其前允詳乃悉次其韻一過夫今之學遭賢郡守屢加

興修規制益勝然所謂諸景又亡其三四矣况數百年以
前者乎故旣和其詩復序其事庶其物雖亡而其名猶存
後世亦有考焉爾弘治辛酉五月旣望吳寬識

蘇學八詠

王汝玉

春秋良時軒居多暇俛仰逍遙悠然景像情不能
已著見乎辭雜出無倫題爲八詠

南園

南園夷且曠水木凝華清天開景明淑仰見昔人情

道山

開軒道山下時登道山上美人今在不日暮增惆悵

泮池

泮池深且廣綠水浸紅蓮輕風雨餘至演漾起澄漣

杏壇

空壇有繁杏藹藹綠生陰清風何處起猶自聽鳴琴

古檜在明倫堂前文正公手植者

古檜依堂垂曾聞昔賢植歲寒霜霰多不改青青色

來秀橋

太湖水東來由橋下曲折入學宮渠流並西

石梁跨新綠源長流愈清何須滄浪水可以濯塵纓

采芹亭

在泮池上

高臺臨泮水綠芹生水陰長年時采擷列坐有青衿

春雨亭

在尊經閣後池上

閒亭對春雨窈窕來城陰初滋千門柳復霑松桂林

往歲在鄉里時嘗為諒記佳賞軒及來京師又持卷索詩

因追賦郡庠故事為五言八章時諒新擢禮科給事中暇

日一披詠之不知如身坐庠中否也諒今名亮字伯貞朱

其姓也青城山人王汝玉識

詠范文正公手植檜

文徵明

蒼官培植自名臣餘蔭青青庇本根一代高標聲未剪千年正

氣節猶存貞姿不受風霜蝕偃蓋長承雨露恩珍重歲寒遺德

遠講堂南畔翠網緼

學宮篇

王寵

魯侯揚鸞鈴志乃樂泮水千載揖清風南土冠裳美朱車日委
虵鳴玉時戾止戔戔塞雲門藹藹翔多士高梧集文鵠清池躍
金鯉

其二

廣廈鬱雲興飛觀高中天樂哉二三子翱翔於其間嚶嚶黃鳥
鳴處處桃花燃借問此何時春風入朱弦逍遙綠水曲何必舞
雩前

其三

有時控琯弓文鵠麗當中纓冠矢插房在德不在戎鐘鼓以饗
之琴瑟亦諧同錯落馳白羽鏗鏘韻華宮寧爲習荒燕聊以振
王風

道山亭避暑

王寵

天上應無暑虛中自御風石林飛結構金澗澗玲瓏南火朱光
斂西山碧氣通劃然長歎發仙鶴下崆峒

其二

共賞馮闌樹俱憐嵌石雲挂衣巖翠落欹枕夏鶯聞湧刹龍宮
直翔帆雉堞分高明時可處浩蕩興難群

附錄

舊志類載本學碑記等文并詩外餘有石刻及雜文遺蹟在學者悉為附錄今但取前代復田義廩二記武舉殘碑一節祭學生文一首并紀異五則有關學中故實者天文地理帝王紹運三圖說無與于學而有裨于用者錄附于左以備觀覽

吳學復田記

宋陳耆卿作按學田宋景祐間范文正公所置以贍學者建炎間奪于豪民紹定間教授江泰亨言于郡復之今田雖不存錄此文以表故事

按吳郡圖刺建學昉文正范公主學昉安定胡先生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宮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蓋公斥勝地為宮又擇沃壤為田更建炎亡其籍而紹淳之石與版獨爛如也不幸漁於豪民之手黠吏羽翼之株遠穴深漫弗省治故

在常熟縣為田千六百九十畝而租之入者僅千畝焉蓋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江君泰亨能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江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而章公為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撼者司馬公為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深直其事遂得直蓋歸其冒沒六百二十畝又歸其間羨四百餘畝士類起舞矣廼並祠三公于學而請記于余余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宮不待興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蓋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廼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文正聽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賢光氣覆罩八表豈以一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墜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沒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以有賜于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之之力而不知江君之請之力其賜蓋不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江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遡其所以養如見文正焉因其教而遡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礪行未達則治已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輝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

吳學之士也不屑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與江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

紹定二年八月朔日天台陳耆卿記

吳學義廩記

宋戴溪作按義廩宋紹熙間教授倪千里所創規約詳備美風化廣教養蓋有賴焉其良法美意後之人猶或可倣而行也錄此文以表故事

東陽倪千里起萬以紹興癸丑分教姑蘇始至計糧入不足以養士攷核宿弊學有羨積增養士員彬彬盛集矣起萬慨然曰學校義之聚非徒養士也豈關風教非學校誰實主之顧財力不可為爾漫不度贏縮侵費養士曰我將為義是又好名者過非吾志也因以告諸部使者今右司郎中黃公適得廢寺沒官

田餘一項先有佃學田多取贏或不平爭之訟久不決黃公歸其田于學使自為官庄觀舊額增米三百石合前所得田為米三百五十石有奇起萬曰是可行吾義矣請隸職于學者九人使得與學正錄錢糧官同主之因定其規約歲取其入祠祀文正范公及教養其遺孫三人士有人太學與薦名登科第者助其費有差文武士宗子皆與焉正至會拜春秋釋奠其與行禮凡費于此乎出又將斥其餘以助士貧而親不能葬與嬰孩之遺棄者約既定學以其議上于府守王公漑盡心學校與闔府咸稱善俾刻諸學與後人共守之起萬以書來求余文為記余嘗掌教湖學意有所欲為力不能給也起萬顧能之余誠愧焉

夫事非始創之難而善繼者不易也其始創焉者徒有是心因人成事未足多也萬有一後之人謂議不出已而忌焉則廢事非急務而怠焉則廢歲朞月削則漸不可繼左允右易則苟違目前雖規約縷縷大書深刻無益也後來者不忌前不急後益增廣之使爲可繼謹守成約雖甚急不易允此非信義君子慈詳勤篤平心無我未易及此余是以知善繼者不易也然姑蘇之學爲天下最素擇能文士有行義學業者爲之師固將由是推而大之非但善繼而已如前所云特淺之爲過慮爾起萬里受代書來益勤故以其說質諸來者而以規約載于下方云
慶元丙辰元日永嘉戴溪記

題跋

鄉爲義廩其來尚矣而不能以行遠何哉義根于人心而人心不能以皆齊雖有智者徃徃無以逆計其後後之君子獨可謂無是心與今起萬之爲是舉也非曰自我作古亦鄉廩之遺意而先之以學校爾異時第第相承苟能推而廣之使命名之意因得不廢則豈惟吾鄉可行雖他邦可也豈惟學校可行雖鄉黨可也雖然推其餘以及其所不足因其無用以轉而爲有用此今之善意思也然郡國養士之費自有常數不可侵紊或者過用其心則將效彼與此非余之所敢知是以善起萬之爲是舉也抑合諸人心之公而非矯激以好

名者前肄業敏行齋黃由跋

吳學義廩條目畧具少望記中學校之食已有餘正合為此等費起萬行之是也美風化廣教養雖常患無財然誠意勸率精神興起自在財之外立義明善使秀茂者獲成焉又其外也今起萬辛苦積聚既先有其財以遺後人若夫因其規約考其條目而思其所以為教之意則所謂二外者固存乎其人焉慶元二年正月葉適題

附錄規約

- 一歲祀范文正公于天平山
- 一教養范文正公之後童孫二人
- 一冬年二節延接鄉曲團拜之費
- 一春秋釋奠禮請先賢之後與祭宿齋之費

吳郡武舉記

此宋碑已泐不能詳錄當有關誤

國家以文武取士中興七十年吳中得人視東南為盛其廷策為第一者四而官通顯者肩摩而袂屬也兩科題名宜並植于學宮至武舉獨不立非闕文與蓋古者論士必于射而在類亦得獻馘等科耳舉一而廢一可乎

建炎二年徐璩榜

褚孜 第二人

乾道五年趙鼎榜

朱子美 第二人

乾道八年林宗臣榜

朱起宗 推第一人 李岳 人恩例

淳熙二年蔣介榜

沈嗣宗 孟湜

淳熙十一年榜

林鏐 狀元

紹熙元年厲仲祥榜 蔡革 李頤

慶元二年榜 周虎 狀元

嘉泰二年葉滌榜 自此以下碑泐取郡志所載者補之按記中尚有狀元二人無考

商覺民 時克復

開禧元年鄭公侃榜 呂轍

嘉定四年林汝浹榜 劉以中 絕倫

寶祐元年程鳴鳳榜 陶元龍 元温州

咸淳七年林時中榜

徐雲鱗 字從龍承節郎轉忠翊郎九江帥府幹官中漕舉換文綠袍金帶

龔天定 嘉定人第六名

祭學生文 宋教授王逢作

慶曆中郡學既建養士至百員亦有自他郡至者建陽二江忘其名肄業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歿時王逢會之為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維慶曆七年歲次丁亥七月甲戌朔越初六日巳卯蘇州州學教授王逢率右學同舍謹以香酒果實致奠化冥紙告祭于學生建陽江君之靈曰人固動物爾氣完則在氣散則死吾不得而知也惟是生者有名教存焉得以異諸物善而夭為得不死惡而壽為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數千里旅吳學以道義為身謀於善無所負今天去吾得為子不歿矣夫旅而歿無親戚左右為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啓而手足比無助者為多

同門生幾百員爲子哭不爲孤其亦善德之召與子魂氣何所
之吾以子有死生之別旅櫬舉而望滄不知其所從哀哉尚享

紀異

舊志云此載郡志并中吳紀聞及近年所知者錄之以備異聞凡五則

宋宣和中盛章守郡時郡學中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于
州因作瑞石放光頌奏之于朝

大成殿一夕爲雷擊其柱火光異常東壁楣上遺一四帶青布
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以香案置之中庭詰朝視之無有

國朝天順五年辛巳秋知府姚堂移府前福民橋石坊牌于學
東南改建狀元坊掘土皮礎深三尺餘有水窟中一蟹大四
寸許雙螯八足俱積以爲魁解之兆也放之泮池

方池中舊有並蒂蓮成化四年戊子忽一莖發四蕊其秋賀恩
發解後吳寬王鏊發解春闈

廷試魁天下皆有四蕊之兆

明倫堂前東西雙檜范文正公手植者歲久破裂其勢將壓而
蒼翠鬱然以鐵束木架觀者無不撫摩玩惜成化壬辰秋七
月烈風驟雨徹日夜不止養正齋前有合抱銀杏樹摧折觸
倒西檜及廟學內外古木松檜杉栢根株悉拔者幾千章墻
垣坍塌者無慮數百堵惟東檜巋然獨存若有神物護持者
亦異矣哉今西檜乃教授林智倩耆儒俞嗣之補植以備前
賢之蹟用書于此俾後世有所考云

天文圖說

太極未判天地人三才函于其中謂之混沌云者言天地人混然而未分也太極既判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清濁混者為人輕清者氣也重濁者形也形氣合者人也故凡氣之發見于天者皆太極中自然之理運而為日月分而為五星列而為二十八舍會而為斗極莫不皆有常理與人道相應可以理而知也今畧舉其梗槩列之于下天體圓地體方圓者動方者靜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為百分四分度之一即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即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緣日東行一度故天左旋三百六十六度然後日復出于東方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為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爾土石之外水接于天皆為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天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為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斡運自東而西分為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

以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于無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于有形三才妙用盡在是焉日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道則日五色失道則日露其慝謹告人主而儆戒之如史志所載日有食之日中烏見日中黑子日色赤日無光或變為孛星夜見中天光芒四溢之類是也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出北極最遠日出辰日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

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太陰之精主刑罰威權大臣之象大臣有德能盡輔相之道則月行常度或大臣擅權貴戚官員用事則月露其慝而變異生焉如史志所載月有食之月掩五星五星入月月月光晝見或變為彗星陵犯紫宮侵掃列舍之類是也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七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會影故日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潛于日下與日會也分天體為四分謂初八日迺一返三謂之弦分謂初八日

及二十三日只行近日一分謂之邇一遠日三分謂之遐三邇日一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暗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衡分天中謂之望謂十五日之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相望光滿月魄死也光盡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月行近于日光體皆不見也行于白道與黃道正交之

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

入暗虛不受日光也暗虛者日對照處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

是也計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

微太微天市垣也二十八舍東方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為蒼

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靈龜之體西方七宿奎

婁胃昂畢觜參為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為朱

雀之體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三公諸侯九卿騎官羽林之類

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狼魚龜鼈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宮

閣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其餘因義制名觀其名則可知其義

也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轉譬如百官萬民各守其職業而聽

命于七政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次或有進退不常變異失序

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然可占而知也五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

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併日月而言謂之七

政皆麗于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為速所帶故與天俱東出西

入也五星輔佐日月斡旋五氣如一官分職而治號令天下利

害安危由斯而出至治之世人事有常則各守其常度而行其

或君侵臣職臣專君權政令錯繆風教陵遲乖氣所感則變化

多端非復常理如史志所載熒惑入于匏瓜一夕不見匏瓜在黃道北三十餘度或勾已而行光芒震曜如五斗器太白忽犯狼星狼星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明甚者變為妖星歲星之精變為撓搶熒惑之精變為蚩尤之旗填星之精變為天賊太白之精變為天狗辰星之精變為枉矢之類如日之精變為孛月之精變為彗政教失于此變異見於彼故為政者尤謹候焉天漢四瀆之精也起于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于箕尾而入地下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一歲言之則一氣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為四氣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為六氣故六陰六陽為十二氣又于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為初終則又裂而為二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而為二候是為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耳自一而為四自四而為十二自十二而為二十四自二十四而為七十二皆一氣之節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指之辰即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倣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

處凡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星紀建寅之月次名析木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建未之月次名鶉首建申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婁建亥之月次名娵訾十二分野即辰次所臨之地也在天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爲十二國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矣

地理圖說

地理圖載中國山川郡邑亦詳且明矣則又取契丹女真之地而誌之以備南北形勢使人觀之可以感可以憤然亦可以作興也九服之地自開闢以來未之有改而乍離乍合紛紛不同周秦之世分而爲六漢魏以後裂而爲三司馬氏渡江而南北之勢成祿山叛唐而五季之亂起回視三代兩漢能以天下爲一統者僅十一耳將天時有否泰與抑君德有厚薄與奚其治少而亂多若此哉此可以感也夫中原土壤北屬幽燕以長城爲境舊矣至若五代時石敬瑭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之地以賂契丹而幽薊朔易之境不復爲王土矣一百餘年國朝自藝祖皇帝櫛風沐雨平定海內取蜀取江南取吳越取廣東取河北獨河東數州之地與幽薊相接堅壁不下王師再駕訖無成功群臣欲上一統尊號藝祖曰河

東未下幽薊未復何一統之有終謙遜不敢當也蓋至太宗之
世王師三駕河東始平而幽薊之地卒為契丹所有不能復也
則祖宗之所以創造王業混一區宇者其難如此乃今自關以
東河以南綿亘萬里盡為賊區追思祖宗開創之勞可不為之
流涕太息哉此可以憤也雖然國家之數離必合合必離非有
一定不易之理顧君德何如耳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有天
下豈以地大民衆之足恃哉以往事觀之則吾今日所以為資
者視湯文何啻百倍耶苟能修德行政上感天心下悅人意則
機會之來併吞六合追復故疆盡歸之版籍亦豈難哉故曰亦
可以作興也漢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縣如此其
多今始得其一君前言以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對曰古之帝王
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善哉禹之言也光武起田間平群寇克復
舊物如取之囊中抑禹之言有以感發之耶故孟子曰以力假
仁者伯伯必有天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自今觀之禹之
言與孟子若出一口真可為中興之龜鑑也故併書之圖末庶
幾觀者亦有所感發焉

右此圖兼山黃公為嘉邸翊善時所進也致遠舊得此本
于蜀臬司因石泐摹刻以求其傳
淳祐丁未仲冬東嘉王致遠

帝王紹運圖說

帝王紹運圖黃帝以降迄于國朝凡一百九十五帝歷三千五百餘年世道之理亂正統之離合于斯可睹矣昔溫國司馬光之言曰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于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于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八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于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造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于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于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殞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承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蹟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

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五百年而已嗚呼以圖之所
載與先正所言合而觀之則知自古及今治不能十一而亂常
八九爲君者亦可以知所戒矣

已上三圖碑在戟門圖皆不可載姑錄其說

蘇州府學志卷第十二

重修蘇州府學志後序

天下省郡州邑各有志而學校第類載其中無專志也故凡
事關學校者或畧而不詳或離而不屬獵觀或可而諦考則
病夫然不可以弗志也蘇郡學昉于宋范文正公自昔稱甲
天下而亦無專志

國朝正德間郡人九江推官蔡君昂創爲之觀其舉例發凡
類分𠄎列蒐羅學事巨細兼該君子以爲善志然成于壬申
之歲迨今曠歷四紀其間制有沿革事有廢興官職之叙遷
科第人材之踵盛皆當續書者顧監司郡守作興修建代有
其人而于志若未遑也嘉靖丁巳監察御史仰山尚公維持

按蘇謁廟臨學見其積圯慨然以興修爲已任僇功大舉鉅費不訾三山温侯景葵時由御史來守郡協恭建事經畫調度凡六越月而工畢事新而制侈于舊名修而實倍于作又儲古今之書備禮樂之器以克之自有學以來于斯爲盛已一日訓導何君克敬與其僚暨諸生白于温侯曰學之有志久弗輯將遂廢纂而衍之盍在今日侯命取蔡志開之言于尚公公曰可則以筆墨之役委于穀祥余謝不敏竊惟學校重事興修盛舉恭遇

皇上明聖欽正

先師孔子祀典

